

张謇复余觉诗的内外故事

□徐乃为

赠余觉

【小序】吴县沈女士寿，偕其夫山阴余觉请从学诗。女士以绣名天下，有殊慧。每与谈一诗，隽婉微至，得诗人意。余君则前清孝廉，曾致力于举业之试帖。比年以来，皆为任所营之事致效，可喜也。余君以二律为贻，赋以酬之，即示之拙。

其一：适浑传钟琰，依皋见孟光。遭时士不遇，得如容非常。荏苒点风义，踟蹰避谤伤。灵均忠悱极，所托在芬芳。

其二：高丘久无女，空谷复何人？过望聪明契，天开文字因。丝缘江夏变，香主后山真。重感宗亲意，随园未可伦。



张謇



沈寿

复杂的关系

张謇是清同光诗派的重要诗人，是南通历史上的杰出诗人。他存诗达1400余首而2000余首。考证诗人的交游对象是了解诗人社交生态的基本方法，统计与每个人的交游诗量则可看出与所交游人关系的亲疏远近。张謇与宾朋友友的交往之诗，相关沈寿的最多，有70余首。而写与沈寿丈夫余觉的诗最少，只此一首，而且也是被动的应答之诗；此诗写在1917年，当时沈寿犹健在。张謇写完后，遂交10月1日的《通海新报》发表，有昭示天下之意；而张孝若在其父逝世后搜集整理《张季子诗录》时，却有意将此诗删除，此为尊者讳；显然表明不愿让后人知道此诗蕴含的诸多信息，这就可以看出张謇、沈寿、余觉之间复杂而尴尬的关系。

余觉是清末最后一届举人，善诗、精书、能画，阅历丰富，识见颇多，也是一位善于经营的文人。早年，沈寿的绣艺在余觉的指导与策划下，北进京都，献呈慈禧，大获慈禧喜爱，赐余、沈“福、寿”两字，沈寿之名即由此而来。但沈寿有慢性肝病，子女无所出，为余觉所不满，早早纳妾生子，且常在江南游而放浪形骸，夫妇情感逐渐至不洽。张謇聘沈寿作女红传习所所长兼绣艺总教习的同时，也次第安排余觉在自己的实业“贫民工场”、驻沪绣艺公司负责，初时尚见功效。余觉后来以为才屈薪薄，或不够自由，乃携张謇为其所书“润格（为人作诗文书画所定的报酬标准）”，去上海卖字画为业，以图自在；而不敷日常之用时，仍得倚靠沈寿的薪酬（月200两，合290银元）及绣品的售值而逍遥。

张謇重沈寿之艺而敬沈寿之品，极为爱重沈寿。无论是为沈寿绣艺的创新传扬，还是对沈寿身体的医治养护，可谓关爱备至，不遗余力。直至为她筑宅养身，整理《绣谱》，教授吟咏。死后为其厚葬，还上书中央政府，以“有功艺术”及“硕德淑行”呈报旌表，以使沈寿之名传于当代，存于后世。

沈寿有领养女儿学慈，始领养时，余觉即宣言“无预己事（张謇《致余觉函》）”。学慈初嫁张謇长子张佑祖，后改适张孝若，增加了他们复杂关系的戏剧性。

余诗的背景

此诗是张謇对余觉呈诗的回答。遗憾的是，余诗遍寻未果；但对张謇“涉沈诗”、《日记》，以及此诗的仔细钩沉，还是能推知余诗的创作背景与诗歌的基本内容的。

余觉从上海回通，在坊间耳闻张沈之间的闲言碎语，并见到张謇写给沈寿的《谦亭杨柳二首（1917.7）》“记取谦亭摄影时，柳枝宛转馆杨枝。因风送入帘波影，为蝶为鹑那得知！杨枝短柳丝长，旋合旋开亦可伤。要合一池烟水气，长长短短护鸳鸯”等往来诗作，诗中“蝶”为比目鱼，“鹑”为比翼鸟，兼有“鸳鸯”“宛转”等词语，比兴浅显，诗意彰明。此等事自是男人不怡而难堪之事。然而凭张謇之时望，张謇之财势，自是无与争锋。然而余觉是个极为精明的人，不愿无声无息而强自隐忍；经其深思熟虑而左权右衡，最后以上

举“杨柳鸳鸯”诗为缘起，写成曲折隐晦、欲说还休、能进可退的诗作呈于张謇，表达一般人所不愿讲、不便讲，当面尤其不能讲的尴尬事的态度，自然也隐有其他目的。从张謇对余觉的应答诗表面看来，似是师生唱酬、谈诗说典、论学叙谊，实际是句句有典语语双关，笔笔有指字字作答。此诗当是张謇一生最难落笔、最费心机、最花琢磨的诗之一。

张诗的诠释

余觉诗从“杨柳鸳鸯”诗的意涵发凡，暗指张謇以诗引诱沈寿。张謇即就诗说诗，小序从学诗说起。原来，张謇在与沈寿的交往中，觉得沈寿兼有诗艺天赋，主动专从《古诗源》为她工楷编选《沈寿学诗读本》，这就是小序中“从学诗”云云。小序中最难懂的是最后一句：贻，见面礼，似觉得师生唱酬雅致有礼。而“示之拙”则极为“玄奥”。拙：即曳，牵引，连缀，牵扯。从余诗说，把“诗事”牵扯而暗点为“情事”，是一种“拙”；从张诗说，则把“无依据的牵扯之情事”再拉回“师生关系”“学诗之事”的主旨，也是一种“拙”。张诗虽是答余之诗，却偏偏以沈寿为主，视余觉为陪。此让自己站在双方关系的“制高点”之上，要余觉明白：你靠的是沈寿，沈寿靠的是我。所以小序劈头一句即是“吴县沈女士寿”，接着“偕其夫”，置余觉于沈寿的宾从地位。小序如此，诗歌也是这样。总之，要余觉认清自己的地位，表现出居高临下的气势。

第一首首联上句，钟琰是古时贤媳妇的代称，嫁与王浑，因使王家传有好名声，暗指余觉之不足。下句，举案齐眉故事的主人梁鸿与孟光，婚后抛弃孟家的富裕生活，依附豪门皋伯通，张自比皋伯通，此亦将沈寿比孟光；谓你余觉之依我，是见托于孟光。诗意犹说“你们主动投奔我，才认识沈寿与你，不能知恩不报”。颌联说余觉娶得沈寿是最大的福分。颈联上句谓，消逝的光阴会标明我为人风义，下句谓自己为旁人诽谤所伤。尾联上句说，自己被误解，如屈原所受委屈；下句说，一切为沈寿绣艺的光扬，我可以大度而不计较。第一首诗，张謇严正而反复说明的意思有两点：一、沈寿是好女子，余觉你占了沈寿的光；我是你们的老师，也是你们的恩人，你当明了这一关系；二、说自己好心反被误解，为沈寿绣艺，可不与计较。

第二首，重在“辩诬”。首联上句，先用《离骚》上“哀高丘之无女”；又借《高唐赋序》中“妾在巫山之阳，高丘之阻。旦为朝云，暮为行雨”典故，表明自己年纪已大，原无“云雨”之念，说余觉从坊间获得的传闻不足信。下句说，我本有身份，如今已是遁隐空谷、摒弃世俗的老者，身边早已无需姬妾侍侍。颌联照应小序，本招沈寿为承担绣艺教习，谁知其聪明过人，有学诗之念，才有教她写诗的缘分。颈联中“丝缘”，谓丝棼之源缘，即误会之根由。江夏变，三国东吴的创始人孙坚与荆州刺史刘表之间终成两代冤仇，其因全在袁术的怂恿挑拨。孙坚经袁术怂恿，因有进攻刘表的江夏之战，导致孙坚被刘表部将黄祖伏击而中箭身亡。此说造成你我误会的因由是第三者作祟，如孙刘关系中的袁术。又，江夏是黄、费、尹姓的郡名，故或指具体姓黄、费、尹之某

人。“香主”一句中，后山是陈师道，曾巩弟子；陈与苏轼亦情谊颇深，苏轼欲收其为弟子，陈师道以“向来一瓣香，敬为曾南丰（曾巩）”作婉辞。苏轼能不为忤，依然视如弟子。此说自己有苏轼的雅量，同时要余觉像陈师道对待苏轼一样对待自己。尾联中上句“宗亲”事，指当时提及沈寿养女学慈议婚于张謇养子张佑祖之事。

最后一句的“随园”，是余诗最触动张謇痛点的典故人物，所以张謇非得回答不可。袁枚是乾隆朝的著名诗人，誉为文坛盟主，其号为“随园主人（随园在南京）”。袁枚有众多学生，其中有不少学诗的女学生，却有将女学生作小妾的秽闻。诗人在此郑重申明：不能将自己与袁枚相比。而正是这一句，恰透露出余觉诗中有将张謇暗喻为袁枚的句子，否则，张謇决不会在此主动提起袁枚。所以末句是逆推余诗的诗背景与诗内容的关键，也是解开此诗疑难的关键。

张謇果决地将此诗交《通海新报》发表，自然亦是用来堵塞市廛众生的悠悠之口的。张謇之借此以正视听，其性格可见一斑。

余诗的目的

余觉耳闻坊间之传与目睹张謇之诗，自是难堪之事，此等事又岂有实证？故一般人多隐忍作罢，而余觉为何以诗的形式呈示于张謇呢？从以后余觉的一系列行动判断，所为是金钱，这是最好的解释。余觉纳有二妾有孩子，他又是一个大手大脚惯了的人，仅凭卖字画，开销当颇负担。向沈寿索要，又致生龃龉。因此，期望举此而一箭双雕：一、告诉张謇，尔等之事吾已知晓，盼张謇能以钱堵其口；二、亦是示意沈寿，以后拿钱爽快些。谁知张謇不但断然拒绝，而且供之于报。

今作此判断，是有依据的。沈寿病重之时，余觉即来索取沈寿的绣品与珍爱的首饰如金表等物，沈寿因此而十分气恼。沈寿死后，余觉又到女红传习所拿沈寿的绣品，张謇以绣品为总教习、所长的“职务”行为为由，当存于博物院以光扬后世作拒绝。张謇此举，使得珍贵的一批“沈绣”保存下来。

特别是在张謇死后，余觉在上海写成《余觉沈寿夫妇痛史》，将张謇写给沈寿的信函诗笺，作为张謇“不端之亲笔铁证”影印在文中，谓让“天下后世公论”。尤对沈寿被张謇厚葬于南通，极为怨忿，把自己说成受害者，谓张謇“矫命霸葬，诬死蔑生”。并在此书扉页重订卖字润格，加上一段“余觉减润鬻书得贻为故妻沈寿在苏州上方山建筑招魂之墓”一语，以表示占尽情理，博取舆论同情。而味其实际功用，是引人眼球的广告炒作。从而反证写书的目的是为钱，逆推此次呈诗张謇也是为钱。试想，那是将两位故世的亲人、名人的隐私曝露天下，岂有不失宽容？此卖书不是为谋利，还能作何解释？关于沈寿最后葬于南通，未归江南余氏老坟一事，张謇谓“捐馆顾命，留葬所卒”，用今天的话说“临终遗言，逝地入葬”。此语当不虛。沈寿得的是慢性肝炎，其迁延多年，对自己葬所必有考虑。再说，后来继任传习所所长的年长沈寿十年的姐姐沈鹤一、侄女沈粹缜（邹韬奋夫人）、养女学慈，常年陪伴沈寿左右，岂不知沈寿临终遗愿？1923年9月19日张謇《日记》载：“晨去观音院。午后沈鹤一以雪君生平所苦及留葬于通之事实告唐溯之、刘伯英（报人）。”因此“矫命霸葬”一说，难以成立；而余觉的文笔功夫，炒作手段，确实了得。

张謇的态度

关于张謇对沈寿的情感态度，张謇涉沈情感的“苗头诗”与关心沈寿病体的《日记》记述是同时的，即均在1917年。因可判断为爱而怜之、爱怜并存。而作为慢性肝病，沈寿罹患之始，显然要早好多年。因此，沈寿早早便是病弱之躯，这是客观事实，此亦所以让余觉早早纳妾的缘故。

张謇对沈寿之关怀，确是无微不至。若我们细读张謇70多首涉沈诗，张謇的涉沈《日记》，张謇关于涉沈丧葬的种种，还真会动容。此固然可帮助我们作出张謇有“发乎情”的肇始，但是针对两人的种种实际情况，特别是沈寿之病体，我们又岂能轻易怀疑他们没有“止乎礼”的大防呢？

沈寿的态度

余觉的书名既然叫作“余觉沈寿夫妇痛史”，那是把张沈关系中的沈寿说成“受害者”、被欺负的人。沈寿内心是如何看待张謇的热情的呢？余觉显然故意隐瞒了沈寿在张謇指导下写的那些诗作，隐瞒了沈寿的“发绣”这一物证。我们应当知道，沈寿对张謇是极其感恩戴德的。这从上文中可依稀体会到，这里就不再赘述了。沈寿在张謇热烈诗歌的感染之下，亦似乎曾经心旌摇曳，有以下两诗为证：

《谦亭元日》病起岁又华，迎神剪烛花。瀼灾薄命妾，长生君子家。

《池上看鸳鸯》人言鸳鸯必双宿，我视鸳鸯尝立独。鸳鸯未必一爷娘，一娘未必同一窠，同池未必有媒妁。拍拍波面迎，啁啾叽边鸣。怡怡自有乐，恹恹自有情。东风吹浮萍，散散复聚聚。浮萍无本根，鸳鸯有处所。

“长生君子家”，君子家自然是张謇家了。“鸳鸯诗”中“同池未必有媒妁”，其意自是明白如画。但是，沈寿毕竟是沈寿，她还有以下一诗：垂柳生柔美，高高复低低。本心自有主，不随风东西。此可看出沈寿的自主与自持。

在古代爱情信物文化中，我们熟知的有鲜花、罗帕、香囊、红豆、戒指，还有题诗的红叶、织锦的回文等。有的只是传说而已，而沈寿的“发绣”，绝对是空前绝后的了。张謇看到沈寿抱病履职，深为感动，觉得简陋的员工宿舍不利沈寿养病。于是腾出“谦亭”供沈寿养病，沈寿感之不尽，因请张謇写上“谦亭”两字，沈寿用自己的头发绣此“谦亭”以回赠。此不仅是张字沈绣的珠联璧合，而且用上自己的秀发。众所周知，女子常以秀发寄人，做定情信物，所以沈寿之心，岂非不言而喻吗？怪不得张謇激动得难以自已，写下这样的诗句：枉道林塘适病身，累君仍费绣精神。别裁织锦旋图字，不数同心断发人。美意直应珠论值，余光犹厌黛为尘。当中记得连环样，璧月亭前只两巡。

“织锦旋图”，亦称“织锦回文”，相传前秦（晋朝同时）窦滔被判罪徙放流沙，其妻苏蕙织锦为《回文璇图诗》，寄赠窦滔，表示思念忠贞之情，此诗的特征是能顺读、倒读。因此被认为是古代爱情诗的绝品，同时也是女人智慧与忠贞的象征。张诗的“同心”“连环”等语，自是明显不过的了。

不过，我们仍得相信沈寿的“本心自有主，不随风东西”，她应当是“应于情”而“止乎礼”的。